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

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九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甲申之變



懷宗崇禎十七年春正月朔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
暴兵城破鳳陽地震 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
順政元永昌賊掠河東河津稷山滎河絳州一路俱陷
自成偽牒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至兵部執牒者則京

師人自涿州還值逆旅客予十金代授以為詐斬之上
憂寇臨朝而歎曰卿等能無分憂哉大學士李建泰進
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力臣晉人頗知寇中事臣願以
家財佐軍可資數月之糧臣請提兵西行又曰進士石
隆願單騎走陝北連甘肅寧夏之兵外連羗部召募忠
勇勸輸義餉勦寇立功否亦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使賊
不得東渡上悅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上欲用石隆
建泰曰俟臣西行酌而用之癸丑夜星八月中占云星

八月中國破君亡乙卯上命大學士李建泰出師行遣
將禮命駙馬都尉萬煒以特牲告太廟上臨軒廷授建
泰節劍備法駕警蹕御正陽門賜宴餞之命五府掌印
侯伯內閣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總協侍坐鴻臚
贊禮御史糾儀大漢將軍侍衛設宴作樂上親賜卮酒
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行上目送之良久
返駕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建泰御肩輿不數
武杆折識者憂之授進士凌駟職方司主事隨輔臣監

軍赦李政修罪隨輔臣軍前效用以郭中杰為副總兵
充督輔中軍旗鼓西洋人湯若望隨行脩火攻水利進
士程源私於監軍凌駟曰此行也兼程抵太原收拾三
晉猶可濟也若三晉失守無能為矣建泰出都道聞山
西烽火甚急建泰家且破因遲行日三十里師次涿州
營兵逃歸者三千人行至廣宗紳衿城守不納攻三日
破之殺鄉紳王佐筭知縣張弘基是日即移兵出城初
建泰承上寵命恃有家財可佐軍需已聞家破進退失

措遂巡畿內而已

二月朔上平旦視朝忽得偽封啟

之其詞甚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暫繳一時相顧失色朝罷遂不復問

李自成陷蒲州及汾州

懷慶不守福王出奔與太妃相失遂至衛輝依潞王自成至太原太原無重兵為守山西巡撫蔡懋德遣牙下驍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傷于砲牛勇陷陣死一軍皆歿城中奪氣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敵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官府朝

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間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
皆食肉紈袴而倚為腹心宦官皆齟糠犬豚而借其耳
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征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人讀之多為扼腕蔡懋德知事必不支寫遺表令監紀
賈士璋間道奏京師中軍盛應時見之退歸先殺其妻
子誓將死敵初八日風沙大起賊乘風夜登城懋德應
時策馬赴敵死趙布政毛副使及府縣各官四十六員
咸死之賊屍之於城 李自成至黎城他將陷臨晉上

下罪已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託付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之恭養肆廿載之凶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朕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為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咎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殪量以壑骸積成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齎加賦多無藝之征預徵有稱貸之苦者又

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卒汙萊望烟火而無門號
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薦至
師旅所處疫癘為殃上千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
又朕之過也至於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
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
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無地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
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
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至於罪廢諸臣

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
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分官世
襲功等開疆即陷沒脅從之流能舍逆反正率衆來歸
許赦罪立功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
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尚懷祖宗之厚澤助
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告朕意詔下賊前鋒已至
大安驛議京師城守賊至忻州官民迎降遂攻代州五
臺官吏迎降總兵周遇吉守代州出奇奮擊連戰十餘

日殺賊萬餘賊合諸路賊進攻遇吉兵少食盡退守寧武關賊陷懷慶抵固關分趨真定保定督輔李建泰兵過東光不戢士民閉城拒守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上至是始聞山西全陷命跡訪諸王遣內宮監制各鎮太監高起潛監寧前鎮盧維寧監天津通德臨清方正化監真定保定杜勲監宣府王夢弼監順德彰德閻思印監大名廣平牛文柄監衛輝懷慶楊茂林監大同李宗允監薊鎮中協張澤民監西協兵部言各處物力不繼

而事權紛拏反使督撫藉口上不聽 真定兵叛降賊
知府丘茂華聞敵先遣家人出城總督徐標執茂華下
獄標麾下中軍伺標登城畫守禦刦標城外殺之出茂
華茂華遂檄屬縣叛待寇賊數騎入城收帑籍近京三
百里寂然無言者 進魏藻德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
士總督河道屯練往天津進方岳貢戶部尚書兼兵部
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濟寧魏藻德辭
新銜允之有言各官不可令出出則潛遁遂止藻德等

不遣 詔徵天下兵勤王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
上候於文華殿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
右庶子李明睿各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上驟覽之
怒甚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
士為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
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請棄山
海關外寧遠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
京師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敢主其議 前總督陝西

余應桂奏賊衆號百萬非天下全力注之不可天下鎮將河南左良玉關東吳三桂并高傑唐通周遇吉黃得功曹友義馬科張天祿馬岱劉澤清王國寶劉良佐葛汝芝及副將丘磊惠登相王光恩孔希賢金守亮等合之調赴軍前會師真保之間督撫之外加一督師如史可法王永吉其人賜以尚方懸公侯之賞以鼓勵之庶賊可滅也大學士陳演乞休許之賜金幣始上憂秦寇演謂無足慮至是不自安求去寇薄寧武關傳檄

五日不下且屠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大砲擊賊萬餘人會火藥盡或言賊勢重可款也遇吉曰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為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於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退或為賊策曰我眾彼寡但使主客分別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請去帽為識見戴帽者擊之遁出戰不二日可殲也賊引兵復進迭戰脫帽以自別我兵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闢被流矢牙兵且盡見執罵賊賊

於市磔焉遂屠寧武嬰穉不遺李自成既殺遇吉嘆曰
使守將盡周將軍者吾安得至此 寇犯大同兵民皆
欲降命守城不應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瑗督理
糧儲戶部郎中徐有聲朱家仕俱死之文學李若葵闔
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李自成入大同六日殺
代府宗室殆盡留偽將張天琳守之天琳殺僂凶暴閱
兩月陽和軍民約鎮城軍民內應殺天琳 三月己丑
命部院廠衛司捕各官譏察奸宄申嚴保甲巷設邏卒

禁夜行巡視倉庫草場魏藻德請自出京議餉不許召
兵部尚書張國維庶吉士史可程進士朱長治陳川諸
生張鏐於中左門鏐言三策首請太子監國南京擇耆
臣輔之 宣府告急命鎮朔將軍王承胤偵寇所向庚
寅召文武大臣科道於中極殿問今日方畧奏對可三
十餘人有言守門乏員當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餘皆
練兵加餉習聞也是日命內監分守九門稽出入京城
武備積弛禁兵皆南征太倉久罄至是命襄城伯李國

楨提督城守守西直門各門勲臣一卿亞二諭文武各
官輸助初議僉民兵魏藻德曰民畏賊如一人走大事
去矣上然之禁民上城辛卯督師大學士李建泰上書
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行壬辰上召對平臺諭閣臣曰
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
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請先奉太子撫
軍江南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
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

言上復問戰守之策衆臣默然上嘆曰朕非亡國之君

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 欽天監奏帝星下移

詔封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唐通定西
伯黃得功靖南伯給敕印劉澤清實陞一級劉良佐周
遇吉高傑馬岳馬科姜宣孔希貴黃蜚葛汝芝高第許
定國王承胤劉芳名李棲鳳曹友義杜允登趙光遠卜
從吉楊御蕃各陞署一級督撫馬士英王永吉黎玉田
李希沆分別應加實署始棄寧遠徵吳三桂王永吉率

兵入衛又召唐通劉澤清率兵入衛澤清前命移鎮彰
德因縱掠臨清南奔惟唐通以八千人入衛已同太監
杜之秩守居庸賊犯保定大學士李建泰已病中軍
郭中傑縋城降賊兵潰賊入保定建泰被執御史金毓
峒守西門賊執之入三皇廟見賊帥毓峒奮拳毆賊帥
仆之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經毓峒從子振孫以武舉
效力行間登城射賊多應弦而斃城陷衆解戎衣自匿
振孫衣衲褊大呼曰我御史金毓峒姪也賊支解之毓

峒子瞿婦陳氏年十八與其祖母張母楊嫂常一時盡
投於井張抱孫於懷同下侍婢四人亦從下 乙未命
太監馬思理馳赴大同督兵援勦 李自成宿陽和遂
長驅向宣府宣府叛將白廣恩貽總兵姜瓖書約降監
視太監杜勲緋袍八騎郊迎三十里軍民聚謀籍籍巡
撫朱之馮懸賞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
願中丞聽軍民納款之馮獨行巡城見大砲曰汝曹試
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衆又不應之馮不

得已乃自起燃火兵民競挽其手之馮乃奪士卒刀自
刎宣府軍民俱迎降於賊鄉紳張羅彥自殺上按籍
勲戚大璫徵其助餉遣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為倡
奎謝無有高泣諭再三奎漫詞以對高拂然起曰外戚
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奎奏捐萬金上少之勒其二
萬奎密書皇后求助后勉應以五千金令奎以私蓄足
其額奎匿中宮所畀二千金僅輸三千金太監王永祚
曹化淳助至三萬五萬王之心最富上面諭之僅獻萬

金諸內官各大書於門曰此房急賣復雜出雕鏤玩好諸物陳於市以求售後賊拷王之心追十五萬他金銀器玩稱是周奎抄見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魏藻德首輸百金陳演既放未行召入訴清苦百官共議捐助勉諭至再最後每省限額浙江六千山東四千先後共二十萬時諭上等三萬金皆無應惟太康伯張國紀輸二萬餘不及也又議前三門巨室各輸糧給軍且贍其妻孥使無內顧諸巨室多不樂而止或謂從逆官吏

多非其心請赦河南北所俘偽官以携賊黨 丙申大

風霾晝晦命司禮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總督薊
遼王永吉節制各鎮俱聽便宜行事賊警益逼有勸上
南遷者上怒曰卿等平日需營門戶今日死守夫復何
言諭兵部曰都城守備有餘援兵四集何難刻期滅寇
敢有訛言惑衆及私發家眷出城者擒治 庚子上召
對惟問兵餉以舉朝無人常泣下廷臣長策惟閉門止
出入餘無一籌議增兵外城則內闕增兵內城則外闕

襄城伯李國禎在事亦不敢抗王承恩 辛丑分營都

門設大砲上又召對羣臣問禦寇方畧諸臣皆嘆惜不
能對廷臣舉兵部職方司員外萬元吉知兵算任司馬
給九門守者人百錢召前太監曹化淳可守城 南

京孝陵夜哭 癸卯風晦寇自柳溝抵居庸關柳溝天
塹百人可守竟不設備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撫
臣何謙偽死私遁總兵馬岱自殺其妻子疾走山海關
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偽權將

軍移檄至京師云十八日至幽州會同館暫繳京師大
震詔三大營屯齊化門外 甲辰賊陷昌平州諸軍皆
降總兵李守鐐罵賊不屈手格殺數人不能執諸賊
圍之守鐐拔刀自刎賊焚十二陵享殿傳檄至京師先
是上知寇倣益急下吳麟徵請徙寧遠疏飛檄趣三桂
入關三桂徙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是日始及關賊騎
已過昌平矣太監高起潛棄關走西山賊分兵掠通州
糧儲上方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人滋陽知縣黃

國琦對中旨授給事中餘以次對未及半密封入上覽之色變即起入諸臣立候移刻命俱退始知為昌平失守也是夜賊自沙河而進直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京師內外城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京營兵疫其精銳又太監選去登陴羸弱五六萬人內閣數千人守陴不充無炊具市飯為餐餉久闕僅人給百錢無不解體而賊自破中原旋收秦晉久窺畿輔空虚潛遣其黨輦金錢擅屬飾為大賈列肆於都門更遣奸黨挾貲充

衙門掾史專刺陰事纖悉必知都中日遣撥馬探之賊

黨即指示告賊賊掠之入營厚賄結之撥馬多降賊無
一騎還者有數百騎至齊化門迤平則門而西營兵屯
近郊者詰之曰陽和兵之勤王者實皆賊候騎也時人
心洶洶皆言天子南狩有內官數十騎擁護出得勝門
矣守門皆內官為政卿貳勲戚不得上乙巳昧爽開西
直門納避難者內官坐城上以令箭下門立啟無敢詰
問勲戚大臣惟坐視而已上早朝召對諸臣而泣俛

首書御案十二字以示司禮監王之心尋拭去漏下已
刻急足叩城下曰遠塵衝天寇深矣守城內臣使騎探
之報曰哨騎也不為意日且午有五六十騎彎弓貫矢
大呼開門守卒亟發砲斃二十騎難民死數十人門始
閉頃臾賊大至方報過盧溝橋俄攻平則彰義等門矣
城外三大營皆潰降火車巨礮疾藜鹿角皆為賊有賊
反礮攻城轟聲震地京軍五月無餉一時驅守率多不
至每堵一人多不及諸臣方侍班襄城伯李國楨匹馬

馳闕下汗浹霑衣內侍呵止之國楨曰此何時也君臣
即求相見不可多得矣內臣叩之曰守軍不用命鞭一
人起一人復臥如故上召入因命內臣俱守城譁曰諸
文武何為且言官止內操我甲械俱無奈何或曰我輩
月食五十萬效死固當乃請如已巳歲所派數俱棄城
凡數千人上括中外庫銀二十萬犒軍是日細民有痛
哭輸金者或三百金或四百金各授錦衣衛千戶丙午
寇攻城礮聲不絕流矢雨集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且

屠夫守者懼空礮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硝燄鳴之猶揮
手示賊賊稍退礮乃發賊驅居民負木石填濠急攻我
發萬人敵大砲誤傷數十人守者驚潰盡傳城陷閣城
號哭奔竄賊駕飛梯攻西直平則德化三門勢甚危急
太常少卿吳麟徵累土填西直門因單騎馳入西安門
吏部侍郎沈惟炳守門曰內守有宦寺百官不得入奈
何麟徵排門而入太監王德化語麟徵曰守城人少奈
何請增益之麟徵至午門遇大學士魏藻德止之曰兵

部調度兵餉已足公何事張皇耶藻德且出閣上方休
公安從入麟徵流涕固請得以非時見藻德挽之出是
日封劉澤清東平伯時左諭德楊士聰衛胤文入直語
閣臣左良玉吳三桂俱封而遺劉澤清且臨清地近可
虞也閣揭上得封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至正陽欲
登城中貴拒之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秦王左右
席地坐太監杜勲侍其下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勲也可
縋下一人與語守者曰留一人下為質請公上勲曰我

杜勲無所畏何質為提督太監王承恩縋之上同入見
大內盛稱賊勢重皇上可自為計守陵太監申芝秀自
昌平降賊亦縋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上
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勲勲曰有秦晉二王為質不反則
二王不免矣乃縱之出仍縋下勲語守璫王則堯褚憲
章輩曰吾黨富貴自在也初聞勲殉難贈司禮監太監
廕錦衣衛指揮僉事立祠至是方知勲固從賊為逆也
兵部尚書張縉彥奏曰時勢如此危急臣屢至城闕欲

覘城上守禦輒為監視抑沮今聞曹化淳王化成縋賊
杜勲上城未知何意恐有奸宄不測章上上手書遣縉
彥上城按之至城內監沮之如故示以上傳始登問杜
勲安在云昨暮上今晨下之已上聞無容致詰又曰尚
有秦晉二王在城下亦欲通語縉彥曰秦晉二王既降
寇如何可上化淳拂衣去因閱城上守卒寥寥兵部侍
郎王家彥痛哭云賊勢如此監視將營兵調去李襄城
處尚有十之四家彥所守兩堵僅一卒語未竟城下坎

牆聲急太監王承恩砲擊之連斃數人化淳化成飲酒
自若縉彥馳至內閣約同奏至宮門傳止之上下詔親
征召駙馬都尉鞏永固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曰臣
等安敢私蓄家丁即有之何足當賊乃罷已召王承恩
亟飭內員備親征申刻彰義門啟蓋太監曹化淳獻城
開門也賊恣殺掠前大學士蔣德璟宿會館被創上亟
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亟矣今
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

誓不負國命退是夕上不能寢內城陷一閤奔告上曰
大營兵安在李國禎何往答曰大營兵敗矣皇上宜急
走其人即出呼之不應上即同王承恩韋南宮登萬歲
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
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來輔東宮內臣持至閣
因命進酒連沃數觥嘆曰苦我民爾以太子永王定王
分送外戚周田二氏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
環泣上揮去令各為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

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皇后拊太子二王慟甚遣之
出后自經上召公主至年十五嘆曰爾何生我家左袖
掩面右揮刀斷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袁貴妃自經
繫絕久之蘇上拔劍刃其肩又刃所御妃嬪數人召王
承恩對飲少頃易靴出中南門手持三眼鎗雜內監數
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門內監守城疑有內變施矢
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至其第閤人辭
焉上太息而去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啟天且曙矣帝御

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仍回南宮登萬歲山之
壽皇亭自經亭新成所閱內操處也太監王承恩對縊
上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
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千天咎然皆諸
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
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又書一行百官
俱赴東宮行在猶謂閣臣已得殊諭也不知內臣持殊
諭至閣閣臣已散置几上而反文武羣臣無一人知者

丁未昧爽天忽雨俄微雪須臾城陷賊先入東直門

殺守門御史王章守卒蟻墜兵部侍郎張伯鯨走匿民舍賊騎塞巷大呼民間速獻騾馬賊經象房橋羣象哀鳴淚下如雨內臣前導兵部侍郎王家彥自經於民舍大學士魏藻德等未聞變猶傳單醵金方岳貢范景文方傳導至西長安門亟還賊千騎入正陽門投矢令人持歸閉門得免死於是俱門書順民太子走詣周奎第奎卧未起叩門不得入因走匿內官外舍上之出至南

宮也使人詣懿安皇后所勸后自裁倉卒不得達兩宮
已自盡宮人號泣出走宮中大亂懿安皇后青衣蒙頭
徒步走入成國公第尚衣監何新入宮見長公主斷肩
仆地與宮人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
生何新曰賊已將入恐公主遭其辱且至國文府中避
之乃負之出午刻李自成擅笠縹衣乘烏駁馬偽丞相
牛金星尚書宋企郊等五騎從之時宮中大亂諸賊帥
率其騎皆環甲執兵先入清宮諸宮人逸出遇賊復入宮

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污有志者早為計遂躍入御河死頃間從死者積一二百人自成自西長安門入彎弓仰天大笑手發一矢中坊之南偏至承天門自成顧盼自得復彎弓指門榜語諸賊曰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統射之不中中天字下自成愕然牛金星趨而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司禮視印太監王德化以內員三百人先迎德勝門令仍舊任各監局印官迎亦如之因集選百餘人餘皆散去

自成入宮問帝所在大索宮中不得偽尚璽卿黎某進
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
也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族自成登皇
極殿據黼座牛金星檄召百官期二十一日俱集於朝
禁民間諱自成等字自成同偽都督劉宗敏等數十騎
入大內太監杜之秩曹化淳等前導自成責其背主當
斬秩等叩首曰識天命故至此自成叱去之賊分宮嬪
各三十人牛金星軍師宋獻策等亦各數人宮人費氏

年十六投筲井賊鉤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紿曰
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必告汝主羣賊擁之見自成
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賊攜出費氏復紿
曰我實天潢之胄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
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俛賊醉斷其喉立死因
自刎自成大驚令收葬之內臣獻太子自成留之西
宮封為宋王太子不為屈辛亥改殯先帝后出梓宮二
以丹漆殯先帝黜漆殯先后加帝翼善冠袞玉滌金靴

后袍帶亦如之

谷應泰曰粵稽懷宗以戊辰即位而李自成諸賊即以是歲起延安禍本相尋若與俱始焉自茲以後懷宗未明求衣徵兵檄餉日以討賊為事而自成輩蹶而復振有同鳥獸之散忽若鳶鳥之聚遂使民勞板蕩將實妖氛蓋至十七年之久而黃巢直逼關門赤眉大入內地雖有智者又安所謀禦敵哉乃若正旦風霾孝陵夜哭恒星八月帝曜下

移則天變見矣又若僭號咸陽畧據太原突入居庸驟窺畿輔則地險失矣更若勤王之檄徵者未赴罪已之詔聞者不感飾賈吏於輦下而機務盡輸誘撥馬於營中而偵刺鮮實則人事去矣當此之時苟且以自救忍恥以圖存者止三策耳余應桂請會師真保吳麟徵請從帥入衛范景文李邦華請遷國南京此其可行者也然而發言盈廷是用不集者智絀於晚圖而事乖於窘步也卒之北

門鎖鑰盡授貂闈東閣鼎鉉徒聞肉食帑乏瓊林
之聚兵多祈父之呼奪禁門而不啟幸戚里而却
返斯時虞淵日墜空想揮戈周鼎天移誰能沒水
蓋至後宮賜盡三王出奔國破家亡既血飛於繡
襪生人死別又腸斷於桓山豈非涉亂世而多艱
生皇家而不幸者乎更可哀者酌卮內殿望火南
宮殺身取義寧從青蓋之占披髮投繯不入景陽
之井然且朕屍可裂民命毋殘恨結幽泉言存衣

帶語云國君死社稷又云亡國正其終宜乎蓐蝼
之蟄御誓欲前驅而芟舍之大夫相從地下也然
而致禍有由因衰激極彼周業衰於幽厲不在惡
狐漢道替於桓靈豈關蜀郡故明不亡於武皇者
以孝宗之蘊澤厚而明無救於懷帝者以熹廟之
留毒長也乃論者又以善善惡惡郭公致亂知人
則哲帝堯所難即懷宗遺詔亦以諸臣誤國理或
有然爾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九

明史紀事本末卷八十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甲申殉難

懷宗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丁未賊李自成陷京師
帝崩於煤山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范景文死之初賊犯
都城景文知事不可為嘆曰身為大臣不能從疆場少
樹功伐雖死奚益十八日召對已不食三日矣飲泣入

告聲不能續翌日城陷景文望闕再拜自經家人解之
乃賦詩二首潛赴龍泉巷古井死其妾亦自經

戶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倪元璐聞難曰國家至此臣死
有餘責乃衣冠向闕北謝天子南謝母索酒招二友為
別酌漢壽亭侯像前遂投繯題几案云南都尚可為死
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因詔家人曰若即欲殮必
大行殮方收吾屍乃縊死三日後賊突入見之顏色如
生賊驚避他去一門殉節共十有三人

左都御史李邦華聞難嘆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夫復何辭但得為東宮導一去路死庶可無憾已矣勢不可為矣乃題閣門曰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矣死靡他乃走文丞相祠再拜自經祠中賊至見其冠帶危坐爭前執之乃知其死驚避去

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聞變慟哭題詞於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遂自縊僕解之復蘇邦曜叱曰若知大義毋久留我死乃更飲藥而卒

大理寺卿凌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被面盡焚其生平所著述及評隲諸書服緋正笏望闕拜復向南拜訖遺書上其父有曰盡忠即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乃繫帛奮身絕吭而死

協理京營兵部右侍郎王家彥賊犯都城奉命守德勝門城陷家彥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僕掖入民舍自縊死賊燔民舍焚其一臂僕收其遺骸歸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賊犯都城奉命守正陽門賊至死

於門下妻何氏亦死其子進士章明收葬父屍亟歸別
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吾徃從大人妻曰爾死
吾亦死章明以頭蹠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乃遣
其家人盡出止留一婢在側章明視妻縊取筆作詩已
復大書壁曰有侮吾夫婦屍者吾必為厲鬼殺之妻氣
絕取一扉置上加緋服又取一扉置妻左亦服緋自縊
囑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

左諭德馬世奇是日方蚤食聞變曰是當死家人曰奈

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遂作書別母侍妾
朱氏李氏盛服前世奇曰若辭我去耶二妾言主人盡
節吾二人亦欲盡節拜辭已並入室自縊世奇亦遂縊
家人救之復蘇告曰聞聖駕已南幸矣可為從亡計世
奇不應睹二妾已死笑曰若年少遂能死乎乃朝服捧
勅北面再拜取冠帶焚之於庭以司經局印置案上囑
僕曰上如出幸以此上行在否則投之吏部復南向拜
母端坐引帛力自縊死

左中允劉理順賊入城理順題於壁曰成仁取義孔孟
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酌酒自盡其妻萬氏妾李氏
及子孝廉并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賊多河南人至其
居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吾軍奉李將軍
令護衛公何遽死也數百人下拜泣涕而去時謂臣死
君妻死夫子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為最
太常少卿吳麟徵奉命守西直門賊勢急同守者相繼
避去麟徵遺友人書曰時事決裂一旦至此同官潛身

遠害某惟致命遂志自矢而已丁未城陷徒步歸賊已據其邨因入道左三元祠時傳天子蒙塵有勸公南歸不應同官來招之降賊怒揮之戶外遂自經家人救之甦泣而請曰明旦待祝孝廉至可一訣麟徵許之先是祝孝廉淵以奏保劉宗周被逮留京師淵晨至麟徵酌酒慷慨與別曰自我登第時夢見隱士劉宗周題文信國零丁洋詩二語於壁數實為之今老矣山河破碎不死何為相對泣數行下因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

十年宗社一旦而失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應褫服殮
時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籍以布席足矣茫茫泉路咽
咽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乎此也罪臣吳麟徵絕
筆書畢投繯死之淵為視含殮乃去

右庶子周鳳翔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外鳳翔赴哭慟
絕歸寓遺書訣父有曰男今日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
人羞吾事畢矣罔極之恩無以為報矢之來生復作詩
一首向闕再拜自縊二妾從之俱死

簡討汪偉先是聞賊漸近都城遺書友人曰京師單弱
不惟不能戰亦不能守一死外無他計也及賊犯闕偉
恠惻累日不食妻耿氏從容語曰苟事不測請從君共
死丁未城陷偉趨吳給事甘來所約同殉難歸與妻耿
氏呼酒命酌偉大書前人語於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
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為兩縗於梁間偉就右耿氏就
左既皆縊耿氏復揮曰止止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
失也復解縗正左右序而死

戶科給事中吳甘來賊薄京師兄禮部員外泰來至寓
執甘來手泣曰事勢至此奈何甘來曰有死無二義也
城陷傳聞聖駕南出甘來曰上明且決必不輕出乃疾
趨皇城不得入返寓家人進飲食却之有勸甘來潛遁
者甘來曰今不能調兵殺賊顧欲苟全求活耶遂作書
以後事囑其兄弟簡几上有疏草在曰留此恐彰君過
取火焚之兄子家儀奔至相與慟哭曰我不死無以見
志汝父死無以終養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皇上

在則土木袁彬遜國程濟皆可為也否則求真人於白水起斟鄩於有仍是我雖死猶生也努力勉之遂冠帶北向拜者五南向拜者四賦絕命詩一首引佩帶自縊死

監察御史王章賊犯京師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同巡城至阜成門賊緣堞而上從人駭走賊持刀問曰降乎章叱之曰不降賊以刀築其膝仆地遂遇害章子之拭後亦死難於閩甚烈與章同

監察御史陳良謨聞變痛飲作詩為縗於梁欲自盡妾
時氏有娠良謨謂之曰吾年踰五十無子汝幸有娠倘
生男以延陳氏血食汝必勉之時氏曰主人死妾將誰
依與其為賊辱不如無子也妾請先死以絕君念遂入
投縗良謨別作一縗與之同盡

監察御史陳純德時提督北直學校行部至易水試士
未竟聞都城賊警即戒裝入都不數日城陷自縊死之
四川道御史趙譔巡視中城捕賊謀殺之城陷賊獲譔

謨瞑目大罵賊怒殺於白帽齣衙

太僕寺丞申佳胤聞城陷投井死

吏部員外郎許直都城陷時傳先帝從齊化門出有客
勸曰天子南遷公等宜扈蹕偕行共圖光復直唯之既
而出門一望曰當此四面干戈駕將焉往比聞帝崩號
慟幾絕有客從旁慰解勸以親老子幼直曰有兄在吾
無憂也是夜為書報其父作詩六章起拜闕已復拜父
畢自縊死之一手持繩尾一手上握神氣如生

兵部郎中成德賊報急即致書同年馬世奇曰主憂臣
辱我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耳君常
忠孝夙稟諒有同心也及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德以
雞酒哭奠梓宮前賊怒露刃脅視之不為動歸寓跪母
張氏前慟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縊死妻張氏亦死
一子六歲德撲殺之然後自殺

兵部員外郎金鉉賊攻城急鉉跪母章氏前曰兒世受
國恩職任車駕城破義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

速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耶事急廡下井是
吾死所鉉慟哭即辭母往視事丁未歸至御河橋聞城
陷鉉望寓再拜即投入御河從人拯救鉉嚙其臂急赴
深處時河淺俛首泥濘死之家人報至母章氏亦投井
死鉉妾王氏亦隨死其弟諸生鏐哭曰母死我必從死
然母未歸土未敢死也遂棺殮其母既葬三日復投井
而死

光祿寺署丞于騰蛟冠帶呼妻亦衣命服同縊死

副兵馬使姚成中書舍人宋天顯皆自盡

中書舍人滕之所阮文貴經歷張應選咸投御河死儒士張世禧二子懋賞懋官父子俱自經死又菜傭湯之瓊見先帝梓宮過慟哭觸石死

襄城伯李國楨賊李自成昇帝后梓宮於東華門外設殿百官過者莫進視國楨泥首去幘踉蹌奔赴跪梓宮前大哭賊執國楨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堦血流被面賊衆持之自成以好語誘國楨使降國楨曰有三事爾

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湏葬先帝以天子禮
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扶出賊以天子禮藁
葬先帝於田貴妃墓惟國楨一人斬衰徒步往葬至陵
裏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於帝後寢前自縊死之

新樂侯劉文炳賊破外城帝召文炳同駙馬鞏永固各
率家丁二十餘人欲於崇文門突圍出不得乃回宮文
炳嘆曰身為戚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同難其女弟
適李年未三十而寡文炳召之歸城陷與弟左都督文

耀擇一大井驅子孫男女及其妹十六人盡投其中縱火焚賜第火燃俱投火死祖母瀛國太夫人即帝外祖母也年九十餘亦投井死

駙馬都督鞏永固從帝突圍出不得歸家殺其愛馬焚其弓矢鎧仗大書於壁曰世受國恩身不可辱時樂安公主先薨以黃繩縛子女五人於柱命外舉火遂自剄從之

太傅惠安伯張慶臻聞城陷盡散財物與親戚置酒一

家聚飲積薪四圍全家燔死

宣城伯衛時春聞變合家赴井死無一存者

錦衣衛都指揮使王國興聞變自縊死

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守崇文門城陷作絕命詞云
死矣即為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自縊死

錦衣衛千戶高文采守宣武門城陷一家十七人皆自
殺屍狼籍於路

順天府知事陳貞達自盡

陽和衛經歷毛維張不屈死

太監王承恩從帝於煤山帝崩承恩再拜慟哭退而自縊於亭下與大行相望

百戶王某周鍾寓其家百戶勸鍾死鍾不應出門欲降百戶挽鍾帶至斷鍾不聽百戶自經

長洲生員許琰聞京師之變悲號欲絕遍體書崇禎聖上四字絕粒七日而死

谷應泰曰聞之君臣大義有死無二忠孝大節有

死無隕以故須漕碎體弘演納肝蕩陰被矢侍中
濺血莫不氣激傾軫志堅化碧皜皜乎與秋日嚴
霜比潔也然而為之君者或智昏菽麥恩同草芥
有若東昏在齊屠肉沽酒孫皓居吳燒鋸截頂而
且軹道牽牲冀存末裔東堂索蜜猶丐餘生甚乃
騎導劉聰之敗身墜景陽之井莫不義辱宗社形
汚囚繫然為之臣者猶尚奮臂不顧蹈難如歸辛
賓之死抱而不解吉朗之亡哭而彌詈嗚呼主辱

臣死無所逃也况乎懷宗宵旰臨朝唏噓畢命公
主堪胸后妃並縊引經死社稷遺詔愛百姓自古
亡國正終未有若斯之烈者以故鼎湖弓墜到處
攀髯望帝魂歸自然啼血雖穆滿之一軍皆化田
橫之五百從死傳美殺身成仁易稱致命遂志盖
亦未為過也考其時闔門同死者中允劉理順新
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駙馬
鞏永固金吾高文采是也父與子俱死者少司寇

孟兆祥儒生張世禧是也母與妻子俱死者樞部
郎成德金鉉是也妻妾從死者大學士范景文左
諭德馬世奇簡討汪偉御史陳良謨勛丞于騰蛟
是也獨身效死者大司農倪元璐中丞施邦曜廷
尉凌義渠少司馬王家彥太常卿吳麟徵庶子周
鳳翔給諫吳甘來御史王章陳純德吏部郎許直
兵馬姚成中書宋天顯滕之所阮文貴百戶王某
知事陳貞達經歷張應選毛維張是也聞難餓死

者長洲諸生許琰是也凡此諸臣者無論道術素許至性勃發位列三階榮邀一命莫不椎心扼吭追路相從良以衣帶風銘馮生者固少宮車晏駕薜蟻者益多耳若乃袁景倩之父子並殲石頭江萬里之夫妻同趨止水甚者一門伏劍闔室自焚雖祖宗豢養之恩亦懷帝拊循之效也論者又以生多誤國死未酬君夫文山開閭宋室無功張巡嚼齒睢陽不守而諸人乃以刀筆之深文詆箕尾

之毅魄含血噴人適以自污其口矣又若李國楨
斬袁送葬絕命陵前王承恩扶服煤山雉經亭下
以至菜傭湯之瓊慟哭梓宮觸石而死抑何盡節
之多也嗚呼石窳河西盡有吾君之痛風車雲馬
猶聞殺賊之聲予蓋讀懷帝之君臣而嘆其亡國
之正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八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菴

膳錄監生臣于世第